

Shen Jialu

梔子花开的夏夜



沈嘉禄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爱好美食和收藏

“上海人”的人文内涵很值得研究，“上海女人”的丰富性和特殊性则不妨在稍许轻松一点的场合里闲聊。

在今天喧嚣浮夸的世俗氛围中，确实有不少上海女人滑入了炫耀财富、喜欢搞怪的恶俗，高调出镜的小视频最容易博得极高的点击率，“发飙”这一热词被许多年轻人解读为有个性，有风格，有腔调。

一位曾经做过居委会主任的阿姨跟我说——

“靠发飙来体现自尊心，一不小心就会闹出笑话。上海人从来低调含蓄，低调就是不张扬。我们小区里有个老太太，一头白发，穿着朴素，见任何人都客客气气打招呼，还义务帮大学生补习外语。等她去世后我们才知道老太太不是一般人，中科院院士，化工专家！她的优雅与端庄是靠彬彬有礼赢来的，是靠她的朴素低调赢来的，是灵魂的外化。

咋咋呼呼其实不是上海女人认可的做派，她即使对你有意见，甚至看不起你，也不会写在脸上。表面上还跟你客客气气，甚至撸你顺毛，给你吃‘糖精片’，但是决不会与你共情。另一方面，你看弄堂里共进共退的小姐妹，不开心的辰光也有，但眼睛一眨又粘在一道了。”

我从小生活在一条建于1922年的石库门弄堂里，读小学一年级时，有三个女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。一个是倒马桶的阿姨，每天天不亮就推着笨重的粪车进弄堂，高喊一声：“居民朋友们，马桶拎出来啊……”新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。她与一般的环卫工人就是不一样，年龄大概三十左右，长得小巧玲珑，鼻梁坚挺，楚楚动人，算得上绝色美女。她哪怕穿一身细帆布工作服，也是干干净净，每一缕头发都被发夹收拢。她对居民客客气气，见到老年人走来就会帮一把。有人说她是某大资本家第三个老婆所生，1949年她父亲带着原配逃到香港，她

与自己的母亲则被抛弃了。

“落魄到这种地步，真是前世作孽！”弄堂里的老人不免心生怜香惜玉之意，但这位阿姨相当淡定。我多次看到她下班后，换上一身熨烫过的衣服，或浅绿，或粉红，从我家弄堂口走过。夏天她还会撑一把杭州纸伞，上面画了西湖三潭印月。当时我不明白，一朵鲜花已经插在粪堆上了，再这样打扮有什么意义？是否像报纸所说的，她还在“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”吗？

还有一个女人年龄要大几岁，稍微发福，在路边木头搭建的小亭子里卖酱菜，万家灯火的时候，她系着一袭白围单，捧着一本小说在看。我曾经在与小伙伴玩耍时打碎了她的柜台玻璃，也向她借过长篇小说《青春之歌》《晋阳秋》。在一个深秋的黄昏，路灯还没亮起，我无意间看到她手持一块粉饼偷偷地在脸上拍了几下，这个场景何等妩媚，以至于我驻足不前，痴痴地看了好几秒钟，此时她也看

**一个女人，
如果你没有看不起自己，那么别人永远也不敢看不起你。**

到了我，脸上顿时飞起一抹少女般的红晕。这时候妇女同志放弃化妆已经很多年了！

还有一个老太太，在菜场旁的路口摆一只葱姜摊，箩筐上面搁一块洗得雪白的木板，葱姜经过清洗筛选，分堆摆放。她本人一身烟灰色的大襟布衫，永远洗得干干净净，讲一口小孩子不大听得懂的常州话。等待客人光顾的间隙，她从箩筐里拿出一副黑底直贡呢鞋面，一针上一针下地绣起花来，据说是为周边弄堂几个固定老客户加工的。仲夏时节，我去买葱姜时就能看到她在衣襟上仔仔细细地别了一朵梔子花，那股幽幽清香，就是上海的气息！

我曾跟妈妈谈到这三个女人，妈妈说：“一个女人，如果你没有看不起自己，那么别人永远也不敢看不起你。”这句有点拗口的话，成为我日后认识上海女人的指南。☞